

母亲的手机

我为母亲买了一部手机
一部新款带彩屏的手机
我的满头白发的母亲
至今
只会接听还不会拨打手机的
母亲
你守着手机像老树守着鸟窝
而儿女们已经长大 鸟一样飞走

我把女儿喊奶奶的声音设成铃声
把我童年淘气的相片输进彩屏
把信号调到最大
把噪音减到最小
母亲不识字也不会读什么短信
我只想一秒钟回家
两秒钟敲门
三秒钟就看见母亲慈爱的眼睛

哦 刮风的树叶下雨的雷声
乡下的雪拍打着千里之外的窗根
我的晒玉米扬谷子养猪种菜的母亲
隔着萝卜白菜的距离
我常常
陷在高科技安慰的隐痛里
一边听见你的咳嗽
一边记住你再三的叮咛

就像一条大路送走一条小路
母亲
我是你的儿子是你惦念的亲人
今夜我在路上赶路
在梦中做梦
像一只羔羊咩咩地叫着回家
其实我只是拨打那熟悉的号码
用女儿青草样的声音喊了一声
母亲

母亲的上午

上午十点
大地一片安静
阳光把露珠提升到天空

母亲走出老屋
看看远方
远方山脉起伏
她
不推也不敲
而是慢慢地拉开柴门
左手拎着荆条筐
右手一根一根地摘着
篱笆上的豆角
一条青虫爬在豆角的尖上
她小心地捏起来
弯着老腰把它轻轻放在地上
看它
欢快地爬向大地的深处

知了在树上歌唱
阳光在母亲身边一根根生长
天地间生命拥挤
可在母亲眼里
没有什么不是生命
看风中弯折的草
母亲说
那是给大地磕头呢

打倒刘德

一九七〇年,我六岁
一层层雪花镀亮夜晚
借着夜色我溜出家门
跑到学校操场去看热闹

父亲已被“无产阶级专政”
和黑帮们站成一排
弯着腰,低着头
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

家族里一位叫刘银的叔叔
突然带头高喊:“打倒刘德!”
我觉得挺好玩,也跟着高喊



刘福君亲情、乡情、爱情诗歌赏析

“像生活一样写诗,像写诗一样生活”,是评论家对诗人刘福君创作的一个基本概括。把这样的概括和我们一贯倡导的“扎实生活,诚实写作”联系起来,无论是对诗人自身,还是对我们的时代,都显得弥足珍贵。刘福君通过多年的扎实创作,先后出版了诗集三部曲:亲情诗《母亲》《父亲》,乡情诗《上庄人物》,爱情诗《我的大红》。本报选发刘福君的部分诗作和批评家的简评,以飨读者。



“打倒刘德!”

我离父亲很近
他瞥见我举着小拳头喊叫
扑哧一下笑了

“刘德不老实,态度不好!”
一个戴着红袖标叫付庆的民兵
突然飞起一脚
重重地踹在父亲身上

父亲一个趔趄差点被踹倒
“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鞋印
悬在父亲补丁连着补丁的褂子上

多少年了,这个大脚印
一直悬在我的心上
幸亏是悬着没有落地
刚强的父亲至今不倒

坐在田埂上的父亲

坐在田埂上的父亲,坐在
随便一块石头或杂草的上边
抽烟、擦汗,歇一歇
干活的人想法十分简单,像草
绿的简单,像云,白的简单

风吹过来,抽穗扬花的气息
在绿汪汪的田野上随便弥漫
下一场透雨是比天还大的事情
父亲的天就是庄稼就是庄稼的想法
雷一样焦灼,雨一样渴念

坐在田埂上随便歇一歇的父亲
挽一把青草仔细地擦拭锄板
天黑之前,他想要锄完这片玉米
农谚里说:“锄头下有雨”
雨啊,你的想法离父亲还有多远

我是在远处看见父亲的
傍晚的风随便掀动哗哗的玉米叶子
像大海高低起伏的波澜
父亲又开始锄地,躬着腰
我是谁,我离父亲又有多远

青草的衣裳

太阳安静下来
你也安静下来
和你一起安静了
一碗月光

那些山
那些水
远在路上
那些风
那些雨
近在身旁

你的一天一天
和一年一年
有什么两样
梦见白云

就梦见你的羊群了
闻到花香
就闻到你的酒香了

放羊的三舅啊
一生穿一件
青草的衣裳

今夜我不想别的
只想你
想到头羊在前面给你领路
想到我总是跟在你身后
东张西望

泪人儿
桃花开了,山坡绿了
大表姐哭成个泪人儿走了

为了给哥哥娶媳妇
大表姐先嫁给了嫂子的哥

大表姐心中的那个他
早就领走了她的心

桃花开着开着就谢了
山坡绿着绿着就黄了

人啊活着活着就老了
孩子长着长着就大了

山坡绿了,桃花开了
她哭成个泪人儿看不见路了

还乡
十五年音讯皆无
老了老了想到了生身之地
想到了故去多年的母亲

去年冬天那个寒冷的黄昏
崔银突然回到上庄
住了几天又转了几天
总也找不到母亲的坟头

他说往后还要回家
说着说着,泪光闪闪
委屈得就像三岁孩子

临走时他在村口回过头来
向着起伏的山峦和炊烟
深深鞠了一躬 愣了一下
抹一把老泪又鞠了一躬

在付海林新房前合影

像小时候上学那样手拉着手
站好,像一起入伍,一个班当兵
那样站好,你稍矮,我稍高

打开镜头,把新盖的瓦房装进来
把明亮的玻璃,美丽的窗花,檐下的
燕子、葱花飘香的炊烟全都装进来

把起早贪黑的劳累去掉,把往日
去/整个风景就是一条溪谷/我们没有后
路/只有壮烈地向前走//越过这个寒冷的
季节/便深入到另一个/季节的颜色之中”,
“那时站在平台上/敲击钻杆的声音/明亮
如春天的阳光/响遍整个平原”。由于对石油
热爱至深,使诗的主体与客体融为一体:
“它的每一条沟壑/在我们的手掌/都能找
到对应的纹理/它的每一座峰峦/在我们的
躯体/都能找到相应的骨骼”(《山的回响》)。
这不是“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
应如是”般的物我两忘,而是我即石油、
石油即我的主客相融。

谷地深深懂得,石油的命运是同祖国
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
以石油的名义,为祖国祝福》:“我们深入
到更深的深层/去贴近您脚下黑色的河流/
我们攀登更高的高度/去贴近您头顶绚
丽的云朵/祖国有多高/我们才能高高昂
头/祖国有广度/我们才能视野开阔”。他
同样懂得祖国的命运与世纪伟人邓小平的
《设计》紧密相连。这首诗没有平板的陈
叙,而是紧紧抓住“从法学艺的铿
刀”、“铿刀的一面/是粗犷豪放的线条/是
战争的滚滚硝烟/你用铿刀的另一面/用
细致复杂的纹理/设计经济和平与富裕”,
谷地的诗没有类型化的赞美或批判,
他努力摆脱了平庸和肤浅,以自己的审美
发现撞击人的心灵,所以他能在一本又一
本诗集出版之后诗名遐迩。如果他能摆脱
书写节日的模式和书写“狂草与湘音”的套
式,如果他更讲求语言的简约和熨帖,他的
诗就会更有品位。

梦里梦外的空叹打扫干净
把肩上太重的担子放下来松一口气

汗水是泡不软骨头的
淋了雨的花瓣才格外美丽
我们深深的根,抱紧内心的泥土

虽然我们都很微弱和单薄
但草香虫鸣栗花飘香的家乡
养育了我们,最后也会收留我们

按住快门,我们站好
千分之一秒的速度里我们站好
慢慢的好日子就这样不要动了

我的大红

之一

我有一件事
总觉得对不起你
在你一岁的时候
我没能拿上一份礼物
去看你

说起来这事
也不能全怪我

那时我们加起来才七岁
刚开始用清纯的目光
打量这个复杂的世界

我还有一件遗憾的事
在你一百岁的时候
不能给你去祝福
不管那天的场面多么的热闹
我只能是你的氧气
让你一个人呼吸

既然你人生的两头
我都不能亲自到场
那就让我们把生命中间的岁月
好好地过好
一想到这些
我有些悲伤
却更加的爱你

之三

你常拍着我的肩头
对我说:“哥儿们,
少喝点酒吧!”
我也拍一下你的肩头:
“姐们儿,
遇到了好哥儿们,

这些善良的面孔与灵魂背后,我们也读出了刘福君自己,读出了一个写作者人性的素朴和良善。也是因了这种品性,使他的诗歌有了民歌的质地,也使他有了抒情诗人的气质。

——张清华

刘福君的这些诗歌写得庄严而不失自由的率性,真挚而未滑入理性的崇高。诗歌本是情感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竭力地阐述思想的作品是等而下之的,甚至是非诗的。刘福君的这些诗歌,是在自己的血脉里寻找自己的意义,是用朴素的情感揭开包裹在朴素里的伟大。

亲情是每个人都有的,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表现得具有沁人心肺的感染力。刘福君表现亲情的诗歌看上去是平淡无奇的,既没有使用情感降服的诱惑,也不是以一个领悟不断的闪光来引起惊叹。但它是耐咀嚼的,它带给读者的愉悦直抵人内心最脆弱的部分,并进而引发对自然人本和社会伦理的思考,也就是说,它的审美目的是通过仔细阅读来实现饱满的,它的审美力量也是由读者心底油然而生的。

刘福君表现亲情的诗歌时刻在提醒我们:在人间有那么一块常绿的地方,有那么一块不需要思想、幻想等艺术手段,却永远充满力量的地方——亲情。

——商震

刘福君和其他同时代诗人一样,经历了由“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剧烈转换过程中推土机的日夜轰鸣。可贵的是,刘福君在个体经验和时代想象以及现实介入面前,担当了一个冷静的沉思者和审慎的观察者。他在时代巨大而混浊的声响中,心无旁骛地准确测量着这个纷扰的年代,也在时时的眷顾已经远逝去年代的人世沧桑。刘福君由“小地方”和“山民”的视角而生发出具有现实感、寓言性和历史想象力的精神性图景。精神性的“地方知识”经由个人化历史想象和命运性的独特体验而再生为诗人的“母体”,这甚至成了刘福君多年来诗歌写作特有的一种呼吸与精神成长方式。在城市化时代的晚风中,我看到一个孤独的孩子在落寞中注视着发生和远去的一切……

——霍俊明

工业文明的诗性观照

——简评谷地的诗

□张同吾

能幻化出琼楼玉宇、鲜花、白鸽和太阳,“我们站在黑色的源头/看高楼如积木一样/拆砌堆垒/看 鲜花如火焰一样/升升熄熄/看 鸽群如思恋一样/飞来飞往/看 阳光如海水一样/潮起潮落”(《黑色情结》)。只有石油人对石油的深挚热爱,才会说“那山和我们之间/几千年没有回声/我们交流情感的方式/是血液与血液的/奔涌”(《古潜山》)。于是他便以不可按捺的激情,赞美石油人的胆魄、智慧和力量:“我们是一群火鸟/飞越流动的沙丘/鲜红的工装是一颗颗太阳”,“塔里木河在内部涨潮/黑色梦长满有力的翅膀/夜夜飞出千万只凤凰”(《大漠红焰》)。如果说谷地写石油的诗是鲜活灵动的,那么他写石油人的精神器宇则是雄浑壮硕的:“也许在生命的内部/早就种下一颗火种/为沉沉的火地/照出一条穿越的道路”(《地火》);于是便有“燃烧的手掌紧握刹把/冬季的金属也在发烫/情绪传导的频率/正和这一群钢铁合拍”。他们的喜悦来自“渴望比钻进更重要/在千米之下/古潜山钟乳石/会发出只有我们听得懂的回响”(《渴望》)。勘探石油的队伍,像候鸟一样在季节的边缘迁徙,“朝前望

真是伟绩卓然性格昭然。谷地的艺术风格,既有直抒胸臆的激越豪放,又有营造意象的美妙灵动;既有坚硬的骨骼,又有柔软的情肠;既有许多黑色意象闪烁黑色光芒,又有许多白雪覆盖绿波荡漾;既有现实主义的入魂入骨,又有象征意味的余韵深长。

工业文明是一柄双刃剑,它凝聚着人类的智慧,标示着工具理性和物质文明的提升,然而伴随着物化趋势和金钱效应的膨胀,便急剧地生发环境被污染、树木被砍伐,江河已干涸,有良知的诗人为之痛心疾首:“船,死了/安葬在沉淀/黑泥堆垒为坟丘/船听鱼子在泥中呻吟/是那样微弱但是震耳欲聋/汛期/昨日无雨今日又无雨/村民走到村头/船坟头点燃纸香/青烟叠幻出细雨/醒来都是泪水”(《船坟》)。还有《船歌》《环境》“一些树被砍了头”等篇什,都含悲惋之情悲慨之风。“我们挥动右手/右手如开山的刀斧/创造一切/我们挥动左手/左手如流行的瘟疫/窒息一切/在我们放声大笑时/同样在放声大哭”(《处境》)。诗人既不是巫师又不是天使,他只是用良知启示良知。人类该怎样尊重自我、尊重生灵、尊重自然。

谷地的诗没有类型化的赞美或批判,他努力摆脱了平庸和肤浅,以自己的审美发现撞击人的心灵,所以他能在一本又一本诗集出版之后诗名遐迩。如果他能摆脱书写节日的模式和书写“狂草与湘音”的套式,如果他更讲求语言的简约和熨帖,他的诗就会更有品位。

书讯

张荣辉诗词集《红土拾韵》出版

广东诗人张荣辉诗词集《红土拾韵》于2012年12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是继《三倚堂诗词》后诗人的第二本诗词集。《红土拾韵》多角度地呈现了诗人在湛江工作、生活的美好,记录了他在这片红土地上倾听到的诗的美妙旋律和心的奇丽幽思,以精致的笔触、滚烫的诗行实现了个体生命体验的文学表达,彰显出他广博的胸襟和不凡的视野。张荣辉较好地秉承了古典传统的诗风流韵,从诗歌精神与诗歌的外在形式上忠实地延展了中华诗词的传统规范,但又不缺乏现代意识和人文精神。他常常能够将情感、知性、诗境连贯地表达,平仄讲究,对仗工稳,意趣端淑,气势不凡。由于他对唐宋诗歌有较深入地研习,以至能取其长,步其韵,会其神,自如地融自己审美经验和生命体验于其中,恰古唱今,空灵而透辟。在《红土拾韵》中,有的诗以韵胜,美在情辞;有的诗以意胜,美在气骨。无论是主情还是主意,都是诗人情感的真实流露和哲思的深刻表达。

(徐忠志)

于国华长诗《微尘》出版

吉林诗人于国华长诗《微尘》近日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微尘》是诗人离开故土、离开部队后的一次精神回归,一次情感呼唤,一次价值搜寻。在这种回归的精神旅途中,集合着诗人的情思、怀想、梦境与现实。无论是眺望家乡、梦回军旅、笔走警营,还是念亲情、咏叹友情、礼赞爱情,岁月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与诗人的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在诗句里得到思想和艺术的升华。长诗共五章,分别绘出了故乡的玉米时代,从军路上的草原之情、海岛之恋、森林之歌、消防之险,以及到地方工作后的松辽之缘、从警之乐,呈现了作者记忆中的成长,刻画了历经生活洗礼、时光沧桑后变得自信、坚强、从容的“我”的形象,完成了诗人心灵史的“独白”。这种自画像式的独白能够吸引读者用心来听,不仅因为他用情的真切、运笔的流畅、色彩的缤纷、内涵的深刻,更重要的是他折射出了与诗人同龄的一代人的人生轨迹,表达了这些新中国建设者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

(籍云)

千杯少啊!”

我一次喝过三斤多白酒
差点永远闭上嘴
和眼睛,如今总算学会耍滑了
可心里老是觉得
欠哥们儿不少

我没有听你温柔低声的相劝
渐渐地把什么都喝高了

之五

把每一封信
读上几十遍
每一个字都读成思念
读着读着
你从信里走出来
梦幻般的感觉
出现在眼前

邮路,邮路
望眼欲穿
一个字想
连着白天和夜晚
我是山里的孩子
从小就喜欢绿色
若你不在身边
我常常把风中的树
看作一个绿色的邮递员

之十

一天看不见你心就慌
打不起精神懒洋洋
山桃花已经悄悄地开
你为什么不到山上来

看见你我就把模样装
大大咧咧好像没事儿一样
山桃花已经呼啦啦开
你咋就不到山上来

一听见你说话心就痒
心儿跳的鼓一样响
山桃花已经火一样开啦
你能不能快点到山上来